



最不容易的就是夜里拉活的替班司机。因为所有的替班司机都是既没有钱也没有凑钱的本事，所以才不得不给车主打替班。替班司机又分两种，其中一种名为“超级替补”。这超级替补的司机没有固定的车主，就像足球队上的替补队员一样。他们不定时不定位，哪台车的车主有事，他就上哪台车拉活。好处是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干出租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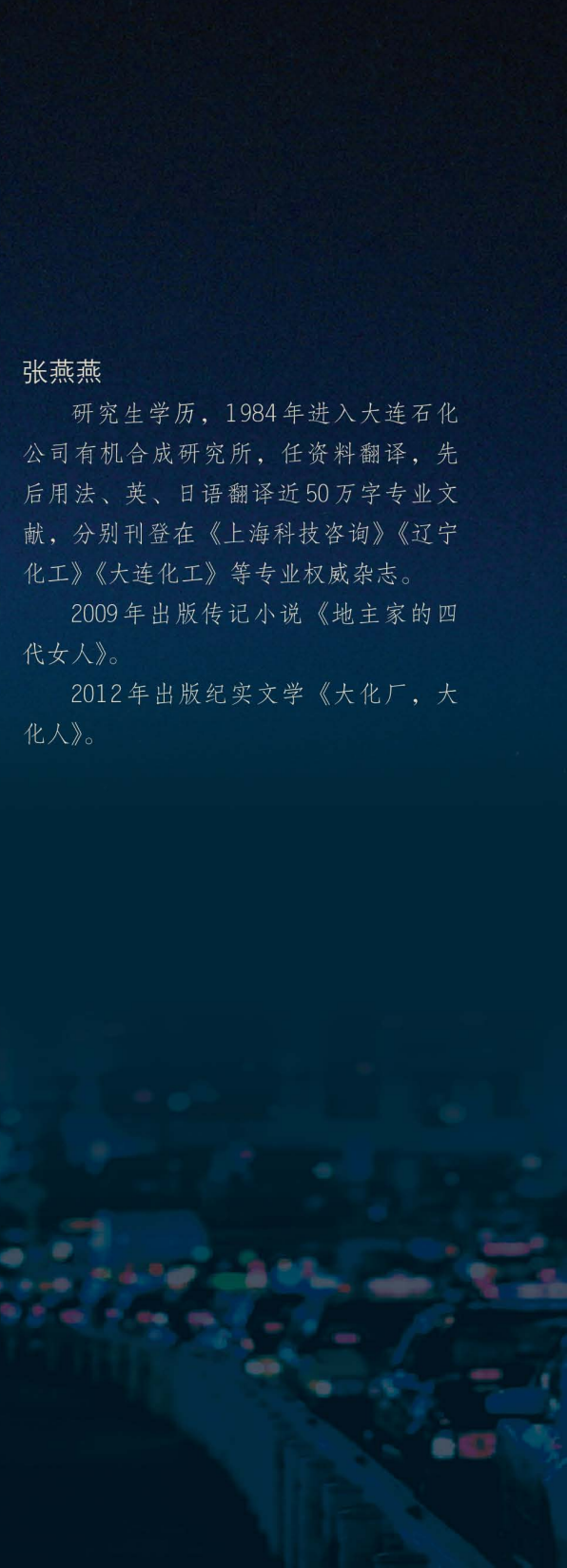
午夜出租车

WUYE CHUZUCHE

张燕燕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张燕燕

研究生学历，1984年进入大连石化公司有机合成研究所，任资料翻译，先后用法、英、日语翻译近50万字专业文献，分别刊登在《上海科技咨询》《辽宁化工》《大连化工》等专业权威杂志。

2009年出版传记小说《地主家的四代女人》。

2012年出版纪实文学《大化厂，大化人》。

午夜出租车

WUYE CHUZUCHE

张燕燕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阳 ·



© 张燕燕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午夜出租车 / 张燕燕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313-4530-5

I. ①午…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3975 号

午夜出租车

责任编辑 张玉虹

责任校对 于文慧

封面设计 杜江

幅面尺寸 160mm×230mm

字数 380千字

印张 20.5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2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大连美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530-5

定价:38.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411-39511122

引 言

改革开放后，滨城市的马路上出现了车门喷写着TAXI字样的出租车。最初仅几台，渐渐的十几台，到九十年代中期，滨城市的出租车已达到六千八百台，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道风景线是由几种不同身份的出租车组成：一种是家底厚实的司机，他们先是自己买个出租车的营业牌照（大约要五万元人民币），然后再买辆新车（大约要七万元人民币），挂上牌照就可以拉活了。拉的都是白天的活，他们早晨爱什么时候出车就什么时候出车；晚上想什么时候收车就什么时候收车。再或联系一个固定的客户，比如：大款家上学的孩子，企业家身边喜欢逛街的“小蜜”等，每天早晨送一趟，晚上接一趟，一天除了这两趟活，其余的时间随心情：想多赚点，就再拉两趟散活；不想多赚，还可以去路边的游戏厅拍拍“老虎机”，自由得很。这叫“个体出租车”。

比“个体出租车”低一档的是：没有能力购买营业牌照，但却买得起车的司机。他们就用这笔买车的钱，到某个出租车公司包一台车，包车的合同一签就是八年。几乎所有的司机，在包了出租车的同时，也都再雇用一個替班司机。替班司机专拉夜里活，他们拉活的时间大致是每天从下午的五点左右到第二天早晨七点，这叫人停车不停。包车的司机人称“车主”，给他打替班的就是“车主”的“店小二”了。“小二”在黑夜里开车拉客时，要极其小心，车体不能出现刮蹭的痕迹，爱护车辆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不然在第二天早晨交车时，车主发现了会给脸子看的。因为这些车主都是交纳与车价等同资金后，才将出租车承包到自己名下的。这笔巨大的资金，在当时，对一个月收入不足百八十元的普通工人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



数字。

有很大一部分车主的包车钱，都是东家挪西家凑才勉强凑足的。把车包到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拉客挣钱还债。一个人即使再能拉，最多拉上一天再加上个小半夜，到夜里十点左右就得收车回家。天长日久就是铁打的人也顶不住，所以都不得不雇用夜里拉客的替班司机。这样不仅还债快，还可以积攒出买营业牌照的钱，也幻想着等合同到期后，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个体出租车”。

最不容易的就是夜里拉活的替班司机。因为所有的替班司机都是既没有钱也没有凑钱的本事，所以才不得不给车主打替班。替班司机又分两种：一种名为“超级替补”。这超级替补的司机没有固定的车主，就像足球场上的替补队员一样。他们不定时不定位，哪台车的车主有事，他就上哪台车拉活。好处是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干出租车，另外在拉客的过程中，一旦车体有什么不适的情况，或发生了刚刚蹭蹭的交通事故，把车扔给车主就一了百了。车主把车维修好，再把交通事故处理完了，他就又可轻松地上车拉客。另一种是专给固定的车主干夜班的。他们只要向车主交两千至三千块钱的风险金，就可以天天晚上拉客干活。夜班拉客不仅挣得多麻烦少，而且还很有规律，不用满大街溜道就能挣到钱。比如白天拉的大部分都是“起步价”的小活，司机口称“磨地头”。这既挣不了大钱不说，还时不时地碰上上级管理部门——出租汽车管理所，简称“车管所”的稽查人员巡查。他们查的内容不复杂，例如：车况好不好，车内卫生干不干净，有没打计价器，等等。一旦罚款是很不客气的，少则五十，多则上百。而夜里拉活的就没有这些烦心的事，他们五点接班后就直奔火车站拉客，七点到十点间再弯到飞机场拉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拉夜活的替班司机在机场拉客时，他们见下飞机的客人个个不是着急回家，就是忙着找旅馆，收费根本不按计价器上显示的数字收，而是喊价。一般的，几乎都是司机喊多少，乘客就给多少，没有讲价的。

正常的白天从机场拉个乘客到市内，车费一般在二十元上下，但在夜里就可以翻倍地喊，从四十喊到一百元。等凌晨三点到五点再去码头接下船的。午夜十一点到凌晨三点，因活少，这些人便三五成群聚到一起，有的在路边摊点吃烧烤，有的找个街巷深处的小巴巴馆吃碗拉面，聊聊天。还有一小部分的司机，隔三岔五的去洗脚房按按足底。开这些店的老板都

非常喜欢接待这些午夜开车的司机，还给他们冠了个浪漫的名字——“午夜出租车”。

我要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午夜出租车”上。

【一】 徐军强

这天下午四点半左右，车主徐军强到交班的时间，他像往常一样将出租车开到交车地点——滨城市最大的广场星海湾中心的那个标志性建筑——华表下。

一天下来徐军强拉了二十几个活。他推门下车后，先是狠狠地吸了一大口带有海腥味的空气，然后伸伸九个多小时没有舒展的手臂，接着又做了几个踢足球前的热身动作。几圈下来，脸上的汗水就往下淌。夏日的傍晚，虽有海风的吹拂，但水鸟狂躁地穿过海面的蒸汽，在天空中上下地回旋，仿佛整个星海湾广场都是在高热度中发抖。

这时一个足球从远处滚了过来，徐军强很熟练地用脚一挑，那足球稳稳地被收到胸前。四下一望，既没有看到远处有人向这里跑，也没见近处有人向他示意要球。徐军强手一松，足球沿着他的身体落到脚上，他开始真正的赛前的运动了。一会儿，脚颠球；一会儿，膝盖颠球……

“哥们儿，再来一个！”

一个看上去有七八岁的小男孩，像兔子一样跑过来说。

“哟，真是‘哥们儿’，你也来一个。”

徐军强用胸部顶了一下球，开着玩笑把球传给小男孩。

小男孩接球，起脚，又将球踢进远处的一片草坪里。

“好球！”

徐军强拍手称赞。

小男孩不好意思地转头向草坪跑去，望着小男孩远去的背影，徐军强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顺便看了一眼腕表：五点过了！

都过半个多小时了，那个给他干“午夜出租车”的替班司机小河南，还



不见踪影。正在愣神间，挂在腰间的BP机突然响了。徐军强迅速取下装在机套里的BP机，仔细一看，正是替班司机小河南发来的信息：

强哥，我家乡来人捎信，让我回老家。说是有急事，今晚就走，对不起，你再找个替班吧。保重！小河南。

徐军强看着BP机上显示的文字，不觉有点疑惑：一年多来，他每天与替班司机小河南都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交接车。虽然小河南有时也有突发事件不能接车拉活，但一般大多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来个电话说明原因，或者提前找个“超级替补”的司机来接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都到了交接班时间才发来信息。

徐军强一边把BP机装回腰间的机套，一边想着这憨厚、淳朴的小河南家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想来想去他得出一个结论：一定是家里让他回家娶媳妇。因为前几天他说过，他妈给他在老家邻村找了个姑娘，而他不愿意。他说他喜欢北方的姑娘，为了摆脱这件事，他连春节都没有回家。看样子是家里父母急了，命他立刻回去吧！

徐军强看了看停在身边的出租车，心想，虽然是拉了一天的活，但这车也不能就这么停了。停一个夜班起码得少收入一百多块钱，那包车的借款就得再拖一天。要是连续再干一班午夜出租车，不知道身体能不能顶住，因为从没干过……

“强哥，等谁呢？有情况了？！”

一辆出租车，一个急刹车突然停在徐军强的身后。那司机摇下车窗笑嘻嘻地说。

“你这个死黄毛，吓我一跳。”

徐军强伸手拍了一下那个叫黄毛的年轻人的头说。

“小河南没来接班？”

黄毛下车，递一支“大重久”香烟给徐军强说。

“是呀，可能是家里有急事了。”

徐军强打着了打火机，先点着了黄毛的烟，又回过手把自己的烟点着，再深深地吐了一口烟后慢慢地说。

“你没干过午夜出租车是不是？”

黄毛似乎看出徐军强此时的犹豫。

徐军强点点头。他使劲地吸了口烟后，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了踩还

冒着细细烟雾的烟头，狠狠地碾了一下，说：“没干过也得干，这车不能停啊，还指它还债呢！”

“多大点事呀，跟我走！这个点去机场，能赶上两趟北京飞来的班机。”

黄毛说完扔掉烟头，也像徐军强那样用脚碾了一下，然后朝徐军强一挥手：“走，强哥。”

黄毛上车了。

徐军强也坐到车里，把车发动起来紧随黄毛的车，直奔飞机场。

机场外的广场上有一条专供出租车停用的通道。通道里有黄色顶灯的个人出租车，有蓝色顶灯的国营出租车，还有白色，绿色等私营车队。各种颜色的顶灯出租车像长龙一样地排队停着。徐军强的车刚刚停下来，没有来得及关发动机，站在前面那台出租车旁的司机，就走了过来：“强哥，怎么小河南不干了？”

“说是家里捎来信，让他马上回去，有急事，大概是他妈为那姑娘的事儿急了！”

徐军强边说边下车。

“拉倒吧，还家里有事。他这个人是人小鬼大，肯定是嫌挣得少干黑车去了！”

司机边说边递支烟给徐军强，并送上了已经点燃的打火机。徐军强吸着烟，同时礼貌地用手轻轻地敲了敲那只拿着打火机的手说：“别瞎说，小河南不会开黑车的，他给我发信息说有急事。”

说着徐军强把烟叼在嘴里，双手解下了BP机给那个司机看。

“强哥，我见过傻人，可没见过傻成你这样的，小河南去开黑车还能直接告诉你呀！你知道现在黑车一夜挣多少钱吗？是我们的三倍……”

“飞机下客了，下客了，快上车！”

一个停在徐军强车后面的司机喊了一声，几个刚刚凑过来，想打探小河南消息的司机立刻转身纷纷上了车。不一会儿出租车一台台，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出了机场。

“强哥，我去寺儿沟，你去哪儿？”

黄毛用车载步话机向徐军强喊话。

“我去凌水子工学院。”



徐军强也用车载话机回答说。

“你道比我近，拉完了客回机场等我。看样今晚弄好了能赶上两班飞机。”

黄毛看了看手表高兴地说。

“强哥，你也干午夜出租车了？午夜我们一起聚一聚呀！”

一个绰号叫“小日本”的出租车司机，他的声音也从步话机里传来。

“好哩，兄弟。”

徐军强有点勉强地说。

“‘小日本’，你这个坏肠子的，强哥已经干了一天了，最多再拉上两趟活就得回家睡觉了，哪能跟你专干午夜的车聚呀。”

“小日本”一听黄毛在话机里损他，生气地说：“黄毛，你别仗着你那北极熊老祖宗人高马大的胎欺负人，我不过是有几天没见到强哥了，想见见他。强哥累不累与你有什么关系？他跟我聚累了，我背他回家，我愿意呀。”

“小日本”急眼了，冲着车载步话机大声地说。

“好了，别吵吵了，都集中精神开车吧！”

徐军强把车载步话机又送到嘴边劝解道。

“你这两个同事挺有意思的，见不到面还吵。”

坐在徐军强车里的乘客说。

“他们俩都比我小，是我的小兄弟。当初我刚开始开出租车时，还是他俩教我，怎么认道，怎么找活。不过我们各自都天天拉活，也很少见面。即使看见了，也是两人在车里打个照面，彼此摁一下喇叭而已。”

徐军强边开车边跟乘客聊着天。

“哎呀，到了，到了，你看看光说话了，差点过站了。”

乘客把一张钱票扔在前排座开门下车走了，徐军强拾起乘客扔在副驾驶座位上的钱，又看了看计价器上显示的数字，哦，多了两元。

“找你两元！”

徐军强摇下车窗高喊。

那个人听到喊声回过头，笑一笑，又挥挥手转身走了。徐军强看着手上没送出去的两元钱心想：干午夜出租车也挺好的呀！

【二】卡嘉

徐军强把这两元钱又重新塞进车右侧专门放钱的手包里。他一边打转向灯掉头，一边想：这两块钱赚得真轻松。不由得吹起了口哨。优美的哨声把不该打车的人吸引上了车。这位中年女乘客本想遛遛弯儿去电视塔那里，可硬是被这哨声吸引着上了出租车。

车从胜利路一路畅通地开到电视塔下。乘客高兴地下车了，徐军强正要支起“空车”灯，这时手机又响了起来。

“强哥，你在哪儿，我是‘小日本’哪。”

“小日本”的声音有些焦虑。

“有事吗？慢慢说。”

徐军强安慰道。

“强哥，我的车被一个‘彪子’追尾了。现在停在周水子转盘往机场去的马路上，等交通队的事故员来勘察现场。”

“小日本”说。

“人没事吗？”

徐军强焦急地问。

“我人没事，就是后保险杠撞掉了。那个人也没事。只是……”

“只是什么？快说！需要我过去吗？”

徐军强感到，“小日本”这样吞吞吐吐一定有事，便催道。

“我妹妹今天下午来电话，让我去机场接她的一个日本朋友，说是来我们这里参加什么‘马拉松’。我现在肯定是去不了了……”

“小日本”道出实情。

“那算什么事情，我替你去。那个人叫什么名字？男的，女的？”徐军强问。

“是女的，名叫——卡嘉。”

“小日本”说。



“什么？女的！你妹妹怎么是个同性恋哪！”

徐军强开玩笑地说。

“什么同性恋，她家是我们家在日本的房东。”

“小日本”解释道。

“好了，好了。你再说一遍她的名字。”

徐军强边找笔边问。

“卡——嘉。”

“小日本”又说了一遍。

“什么卡，哪个卡，怎么写？”

徐军强拿着笔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比画了好半天也没写出一个字来。

“卡，就是一个上字，一个下字。”

“小日本”说。

“一个上字，一个下字，这也不是个字呀？”

徐军强把这两个字并排地放在一起说。

“哎呀，就是……”

“你别火，我这是给你办事。我还没火，你火什么？！”

徐军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不知道你强哥是农村孩子没念过书吗？！”

“你记住咖啡的咖和加法的加两个字，就行了。”

“小日本”想了一会儿无奈地说。

“好了，你放心吧。我这就去机场。哎，几点的飞机？”

徐军强又问了一句。

“十点五十的那班，北京来的。”“小日本”看了看手表说，“来得及。”

徐军强到机场后，没有进入出租车的专用车道，而是把车停在商务车的停车场里。他在车里一直坐到这架飞机落地，才走进机场的出站口。他把“咖加”两个字写在巴掌大的纸片上，手擎着纸片站在出口的栏杆旁，眼睛上下左右地注视着出来的乘客。

奇怪了，没有一个人向这个字条走来。接站大厅的人就剩徐军强一个人了。徐军强又左右看了看，真是没人了，这才无奈地摇着头回到了出租车上。他正在犹豫是不是又要放空车回去时，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向徐军强的车走来。从倒视镜里看，这个女人简直就是天外来客：

该凸的地方凸出来，该凹的地方也全都凹进去，尤其是晚上看到一个这样的女人，谁要说不心动，那绝对是假话。

“谢谢，我是卡嘉。”

天外来客很有礼貌地举起手中也写着“卡嘉”的纸片说。

“你是，你就是……”

徐军强拿起手里的纸片说：“咖加。”

“是，我就是。”

卡嘉看到那两个字笑着说。

徐军强急忙下车打开后备箱，帮助卡嘉把行李放进去，然后也很礼貌地伸了一下手说：“请。”

徐军强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外国人，尤其是外国女人，她简直就是欧洲油画中的天使。他在慌乱之中发动了车，但眼睛一直盯着她那瓷娃娃似的面孔，却忽略她身边还有一个男孩。

“你去哪儿？”

徐军强问。

“我们住的是付家庄疗养院。”

卡嘉回答。

徐军强听了觉得有些不对劲，但也没多问。

“你是哪国人？”

过了许久，徐军强憋不住好奇地问她。

“我是日本人。”

她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回答，虽然不标准，可徐军强却能听得懂。特别是那具有磁性的声音，让徐军强对她产生一种难言的感觉。

“你看我像哪国人？”

卡嘉笑着反问。

“我的兄弟今天突然有急事，不能来接你，临时打电话通知我。他说让我接个日本人，可我看你不像日本人倒像欧美那个地方的人。”

徐军强晃着头说。

“我是日俄的混血儿，我母亲是俄罗斯人。”

卡嘉解释说。

“让你见笑了，我没念过几年书。把你的名字卡嘉写成咖加。”



徐军强见卡嘉在看放在副驾驶座上的纸片，不好意思地说。

“我也是，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也没读完小学，就开始工作了。”

“日本也有穷人吗？”

徐军强惊讶地问。

“在日本除了我们那里之外，其他的地方的生活都很好。从我记事时它就一直是美军基地。日本政府对咱们这个地方的发展从来就没支持过，完全是靠当地人自给自足。”

卡嘉惋惜地说。

“美军基地？我怎么没听说过？”

徐军强摇头说。

“你上学时没学好历史课是不是？”

卡嘉笑着问。

徐军强脸刷的一下红了，他不知道怎么对眼前这个日本人解释。

“这个问题等有机会再说给你听，今天我是不是还得先去付家庄疗养院？”

卡嘉微笑着说。

“对，对！”

徐军强放下了手闸，车子迅速地驶向了前方。

“你这次来，主要是干什么？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如果有，你千万别客气。”

徐军强望着倒视镜中的异国女人说。

“我到这里主要是为了参加滨城市第二十三届马拉松比赛。其次是学吃饺子。”

卡嘉幽默地说。

“参加马拉松？”

徐军强惊愕地看了一眼倒视镜，只见镜子里的那张脸变得越发动人。他见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便加快了车的速度。

车厢里散发着她身上那近乎花草般的香水味，听着她那天籁般的声音，徐军强真的有些陶醉了。车驶过周水子进入了市区，卡嘉看到灯光灿烂的街市时，高兴地拍手叫喊，对那个小男孩说一些徐军强怎么听也听不懂的话。

这时的徐军强望着倒视镜里的那张只有在欧洲名画里才可见到的面孔，心止不住怦怦地跳起来。他不敢再看那个镜子。

徐军强随手摇下车门上的玻璃，想用新鲜空气把内心中的异样情绪置换出去，以此稳住自己。可随着车窗的渐下，一只蝴蝶飞了进来。它绕过徐军强的前胸落在卡嘉的头上，并不时地绕在她的发辫左右。她好像没注意，可徐军强不觉得又想入非非，信马前行。他想，自己如果能够像孙悟空那样会七十二变，变成那只蝴蝶永远地绕着她的发辫飞翔，亲近她的耳朵，脸膛……一声汽车的喇叭鸣叫，把徐军强从梦幻里拽了回来。

“怎么开的车，喝大了？”

对面开过来的车上司机，冲着徐军强骂了一句。

徐军强这才发现自己的车已越过了双黄线。他立即掉头驶上正道。心里骂了自己一句“没出息，没见过女人吗？”然后自顾自地开车，不再关注她，随她去。

可又不知过了多久，车厢里只剩下花香，不再有说话的声音。徐军强不由得回头一看，她和那个一直都没说话的孩子，都已靠在后座的靠背上“睡着了”。心想，可能是旅途劳累所致吧，就没有喊醒她。

当车开到距付家庄不远时，徐军强说了一声：“快到了。”

卡嘉只是昏昏沉沉地应了一声，那个小男孩没有动静。徐军强想：外国的孩子就是家教好，出来也规规矩矩的。

走着走着徐军强想起了“小日本”，他急忙拨“小日本”的电话，想告诉他：人接到了让他放心。可电话里传来的却是：这个用户已停机。无奈他回过头来，这时卡嘉已睁开眼睛坐直了身子说：“到了吗？”

“快了。”

徐军强一边说一边减速，车子慢了下来。卡嘉拍了拍那个男孩的头小声地说着什么。但还是没有听到小男孩的声音，随着卡嘉的喊声越来越大，徐军强就有些紧张起来：

是不是这孩子有什么问题？不然，这深更半夜的……

“快！快！快去医院，晚了就来不及了……”

卡嘉突然这么一说，把徐军强吓了一大跳，他回头一看：卡嘉抱着那个



男孩，脸上露出紧张神色，嘴唇哆嗦，眼睛里含有几分绝望……

徐军强知道出事了，他恨不能一脚踩进油箱里，让车飞到医院去。徐军强知道此时时间是最重要的，他一边开车一边打急救中心的120。他把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向120急救司机说明了准确的位置。不到十分钟120的急救车赶了过来，救护大夫检查后做了简单的处理，说必须马上送往医院。几个大夫用担架把小男孩抬上了救护车，看着救护车像离弦的箭一样开走了，徐军强不觉有点担心起来，鬼使神差地也开车跟了上去。

急救车把卡嘉和小男孩送到中心医院，徐军强看抬担架的人手不够，就急忙跳下车去帮把手。当担架抬到二楼的一个手术室门口时，从门里出来的一个穿绿色手术服的大夫，她没说话只是拍拍徐军强的肩，又摆了摆手，意思是让徐军强让出地方，由她来接着抬。徐军强见她人瘦个小就没撒手，她一看急了，又拍了徐军强一下，指了指大门上方。徐军强抬头一看，上面写着“手术室”。这才明白过来，悄悄地退在一旁。

不知过了多久，徐军强发现大门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四周静得连掉一根针似乎都能听得见。就在他纳闷的时候，那个瘦小的大夫出来了，她急匆匆地从徐军强身边走过，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像没有徐军强这个人似的。这时又从大门里出来两个穿同样绿衣裤的大夫，他俩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样子显得很焦急。

“大夫有危险吗？”

徐军强跟着大夫后边问。

“小男孩血色素只剩四克了，需要血浆！我们……”

“不是要血吗？！抽我的。”

徐军强不等人家大夫说完就接了话茬，两个大夫顿时愣在那里，好半天才醒过神来，说：“你是什么血型？以前输过血吗？”

“我是红十字会献血委员会的会员，每年都定期献血。来吧，还犹豫什么？”

徐军强见他们俩还没反应，就有点烦躁：“等什么？救人要紧！”

这时那个瘦小的大夫小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坏了，坏了今晚血库血量不足……现调恐怕来不及了……”

“来，来，来，别啰唆了，这要是在战场上你们早被……”

“你是干什么的？”

没等徐军强说完，那个瘦小的大夫转过头来问。

“我没喝酒，来吧！”

徐军强撸起袖子，说了一句词不达意的话。

“跟我走！”

那个瘦小的大夫，拽着徐军强就进到旁边的一个房间。对屋里正在配药的两个护士说：“赶快，抽血！”

两个护士把针头插进药瓶里，一个在徐军强的胳膊擦酒精棉消毒，另一个搬了把椅子让徐军强坐下。不一会儿那个像“蒜蓉辣酱”似的袋子就鼓了起来。

那瘦小的大夫把血袋放到白色的磁盘里，对身边的一个护士说：“快，送手术室！”

小护士走后，大夫盯着徐军强看了好半天，然后摘下口罩说：“你是不是叫‘徐军强’？”

正在用药棉按着针眼的徐军强，听到问话赶忙抬起头，他这才看清瘦小大夫的面孔：颧骨突出，嘴唇薄薄，五十上下，一脸皱纹。鬓角上的那几根白发，仿佛只要轻轻地一搓，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似的。说话的声音虽然沙哑，但却带有命令的口气。

“你认识我？”

徐军强反问她一句，心想：你小人不大，气势还不小呢？！

“我不认识你，但我认识你的老婆，你老婆叫梦萍是不是？！她是我的战友。”瘦小的大夫说完，瞥了一眼徐军强，接着说，“你不会不认识梦萍吧？！”

“你可千万别告诉她我献血的事。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这事！”

徐军强站起身来，重新审视了一下这个不起眼的小大夫，然后用近乎求她的口气说。

“我不认识这个人！”

瘦小的大夫看了看徐军强，笑着说道。

“时间不早了，我送送你。”说着她把一杯早已准备好的红糖水，递给徐军强说，“喝了，喝完了再走！”

徐军强突然感到有些口渴，一口气把一大杯红糖水全都喝了下去，然后摸了摸嘴问：“小男孩得的是什么病，还需要输血？”

“被核辐射了！”